



贫农下中农革命风格赞

我是怎样当 生产队长的

刘 峙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· 貧农下中农革命风格贊 ·

我是怎样当生产队长的

賈 鳳 岐

☆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里12号） 沈阳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1号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·1印张·17,000字·印数：1—14,000 1965年12月第1版
1965年12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T·10090·622 定价(3)0.08元

我是海城县腾鳌公社周正堡大队第四生产队长，我叫贾凤岐。我不会讲话，咱们就开门见山，有啥说啥吧。

我们生产队有一百四十三户，队里的地，很多是涝洼地和盐碱地。解放前，粮食产量低得要命，合作化以后，在党的正确领导



下，我们依靠集体力量，战胜了各种困难，使粮食产量不断增加，到现在已经达到平均亩产六百斤，比解放前是翻了好几番，摘掉了“穷汉子队”的帽子。

我是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当生产队长的，已经十年啦。我是个大老粗，不识字，过去，开会不知道讲什么，干起工作来也懵头转向，阶级觉悟更是不高。入党以前，认为当干部操心费力，不如当个“舒心社员”好。党支部对我下了工夫，支部书记经常找我谈话，对我进行阶级教育，帮助我回忆旧社会受的苦，也时常吸收我听党课，这样一来二去脑袋就开窍了，下决心提高

觉悟，做好工作，爭取入党。一九六〇年入党以后，每当我在工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就想起了党的教导，也想起了旧社会。提起旧社会，我这苦水就多了。那时候我家很穷，我父亲给地主扛活，受尽了地主的剝削和压迫。有一回，我父亲搁地主家的炮楼子上摔下来，沒等父亲咽气，就被狠心的地主扔到秫秸洞里，一夜工夫就活活地给折磨死了。我母亲也给地主当了许多年雇工，我从十岁就开始给地主扛活，足足扛了二十二年哪！真是受尽了苦难。这些对旧社会的深仇大恨，是三天三宿也说不完，这里不多说啦，我就向同志们汇报一下，我当生产队长这十年来，是怎样依靠党，依靠群众，和大家一道，把这个“穷汉子队”改变成富队的吧。

“穷汉子”要有穷志气

一九五五年冬到一九五六年春，轰轰烈烈的合作化高潮来了，这时候咱们穷人的心，真是乐开了花，仨一群，俩一伙地唠扯这事。可是等到按地片劈队的时候，又都凉了半截。为什么呢？我们这疙瘩一百多户人家，有两户中农和两户地主，其余的全是贫农、下中农。所以多少年来，那些有钱的就管我们这块儿叫“穷汉子市”。那么贫农、下中农多了，对于办社不是更有力量吗？这是以后才认识到的，可那时候咱们有些糊涂，寻

思沒有中农和富裕中农的车马，就办不好社。所以我们这个“穷汉子队”有些思想糊涂的人，就都投奔富队去了，一百多户当中，就走了三十几户，入社自願嘛，谁也不好去拦挡。剩下我们这七十几户，大部分是“溜溜光”，任嘛沒有。人家那几个队，中农、富裕中农占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以上，嚯，真是要车有车，要马有马，地也好，底垫也厚实。咱们呢，一千六百亩地，就有一半是涝洼地和“碱不拉”，八匹毛驴子精瘦精瘦的，走道直打晃。一台花轱辘车和两台铁轮车，也都“唧唧呱呱”的，粪是一堆也不堆。你说这一千六百多亩地可怎么个种法吧！说起来这时候我的阶级觉悟是真不高哇，我不想干这个队长啦。有些社员呢？也唧唧咕咕要到富队去。有一天晚上开会，我向社员提出不当队长啦，有些老农可就你一句我一句地说开了：“哎，贾凤岐，遇到这么点困难就不干啦，咱们过去给地主扛大活怎么扛啦，咱们不靠那些车马户，就活不了啦吗？沒牲口搁人干，咱们有两只手！人穷要有个穷志气，和他们试把试把！”贫农沈桂春又接着说：“贾凤岐呀，你不干可是忘本啦，解放前穷掉底了都沒怕，现在共产党给了咱们这些土地你倒怕起来啦，你是忘本啦！”老贫农董连恩和葛魁成说：“老贾，你忘沒忘给地主扛大活那咱，你叫人家綁到马棚上用皮鞭子抽，现在有共产党给咱们撑腰，你怕什么？有难题大家核计着解决嘛！”

经过大家这顿批评，我的眼泪在眼圈里紧“粘糖”，心里头可真有点不是滋味了，这些老贫农的批评，哪一句不是真心话啊！

宣布散会了，可是谁也不走，都在那儿闷着头坐着，足有二十多分钟，也没一个吭气的，小烟袋抽的一吱啦响，这时候我想起了旧社会挨打受骂，忍气吞声的日子，现在我还要不干了，真是忘本啦！老贫农有那么大的决心，还推举我当队长，我倒打起退堂鼓来啦，这能对起谁？我正在琢磨呢，老贫农王吉成问我：“说话呀，到底干不干啦？”我瞅瞅大家说：“干！”这时候老贫农都哈哈大笑了起来。就在这节骨眼上，鞍山市千山区委派工作人员来了。他们到了周正堡，一了解情况，就扎到咱们四队来啦。他们对我说：“老贾，好好干，没错，咱们贫农、下中农是党在农村的依靠力量，走合作化道路是最坚决的。毛主席指示咱们贫农、下中农团结起来，建立优势，一定叫鸡毛上天……”这一下可把我的阶级觉悟提高啦，原先我光认识到不干队长是忘本啦，现在认识到走合作化道路是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斗争，是拔掉穷根子的唯一出路，我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怎么回事，也有些了解啦。脑袋一开窍，劲头就足了，我是坚决干到底啦！决心下定了，我们就开始搞生产了。

頂住冷风 敢于革命

咱们“穷汉子队”这顶帽子，怎样才能摘掉呢？我当时在党的教育下，认识到只能有这四个依靠：依靠党，依靠贫下中农，依靠苦干，依靠自力更生。方向明确了，我们就开上会了。在会上，老贫农提出了不少好办法。生产队没有房子，要盖又没有木料，大家核计核计就自愿把家里的木料投给队上了。没有粪，大家提出搂豆叶造粪。咱们贫下中农就讲实在的，说干就干。我们三十个人拉三台车到十五里地以外的新台子去搂豆叶，我们两个队长驾辕，社员拉套，三台车半个月工夫就搂了十多万斤，拉回来都推到大坑里浇上水沤起来了。光造粪还不行，贫农社员干脆把种园子的粪全投出来啦，大家异口同声地说：“先集体，后个人，为了办好社，挖掉穷根子，没说的，投！”我们造了五六百堆粪，再加上社员投的，虽说还赶不上富队多，可咱们贫下中农别看外表不起眼，有内秀，能在别的方面想办法。大家首先提出来的是改造“碱不拉”，说这“碱不拉”，就是那老盐碱地，一下雨就冒一层白浆。要是赶上好年景，一亩地顶多也就打个四十来斤粮。当初建社那咱，给谁谁不要，都给咱们队了，三百五十多亩，不少哇！那么怎么改造呢？老贫农就说了：“往常年这‘碱不拉’都种壟沟，今年种壟台。”“不种高粱，种

苞米。”“每垧都盖上豆叶粪和宣土，只要小苗能出齐就好办了。”我一听，对，就这么干。

种地了，那几匹老瘦驴好干什么？啥也干不了。可咱们穷人志气大，没牲口吗，搁人拉犁，十个人拉一副犁。同志啊，常言不是说“宁拉千斤载，不拉一犁土”吗，真不假呀！头一天十个人一副犁，拉到晌午就呛不住劲了，后来又加两个人，十二个人拉一副犁也不怎么轻快，可是大家干劲足，谁也不吵吵累，都在心里头暗暗憋着一股劲，叫那些认为没他们干不了的人，瞧瞧咱们贫农、下中农这股革命干劲。咱们的干劲越足，有些车马户的冷风就刮得越紧。为什么呢？有些不願意走合作化道路的富裕中农，眼巴巴地盼着四队垮台，他们好趁机单干。现在他们瞧着咱们越干越来劲，他们琢磨着合作化“黄铺”八成是没指望了，所以他们就狠吹冷风。你越吹冷风，咱们的干劲还越足。非叫你心服口服，願意跟咱们走合作化道路不可。有一天，我们用人拉车往地里送粪，富裕中农刘宝荣看我驾轅，就说：“老贾，怎么样？两条腿驾轅不如四条腿稳当吧。”我正想顶他几句，老贫农说不理他，我一想别顶他啦，用事实教育他们吧，我们几个人拉起车倒觉得不费劲了。因为咱们的粪造的晚，得抢时间，贪点黑往地里送，刘宝荣又讽刺上了：“这些穷小子没穷老实，买个灯笼在地里过年得啦。”接着他又说：“这‘碱不拉’白种，这

是要造反，猫叼猪吹泡空喜欢。”咱们呢，还是你说你的，咱干咱的，听“拉拉古”叫还不种二洼地啦。

我们坚持用人拉犁，用新办法种完了“碱不拉”，几天的工夫，嚯，这小苗出得齐刷刷的，把大家乐坏了，信心也更足了。咱们是用人拉犁种的地，还得用人拉犁把地趟好。等到趟二遍那咱，可真有点累了。有些社员问我：“老贾，你累不累？”我说：“不累。”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，哪还有不累的，累点，这是为了发展集体经济，为了拔掉穷根子，为了给咱们贫农、下中农长志气，为了合作化不被那些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搞垮，累点值得。

小苗是越长越旺，可是到了趟二遍地的时候，出了满地老苍子，没别的办法，我们是一遍接一遍趟，一遍接一遍趟，趟了四遍，趟了三遍，还用手拔了一遍，到底把老苍子给治住了。到了秋天，就这三百多亩“碱不拉”你说怎么样，大丰收哇！每亩地打苞米三百八十多斤，和过去每亩顶多打四十斤比，当年就翻了九番多，别的地也都达到了正常收成。有些富裕中农又放冷风了：“穷人有穷福，今年雨水少，来年雨水大还得垮台。”这话他们说有十年啦，在这十年当中，这块“碱不拉”不但没垮台，产量还逐年上升。到一九六四年，每亩地打粮六百五十斤。同志啊，你说这和从前四十斤

比，又翻了多少番。翻了这些番，说起来也真不易，我们从一九五七年开始，就往这块“碱不拉”里拉草粪、沙子和炉灰，到现在已经堆起二寸多厚啦，改良了土壤，坏地变成了好地。目前这块“碱不拉”是种啥长啥。那些涝洼地呢？我们挖了三千多米，深一米、宽一米半的排水沟。一九六四年雨水多，这些排水沟起了作用，保持了正常产量。现在我们对那些低洼易涝地，还继续挖排水沟，不把它改造好是绝不罢休。

由于我们这些“穷哥们”经过党的教育，提高了觉悟，越干越好，越好越来劲，原先投奔富队那些户，一九五九年又回来了二十多户，咱们表示欢迎。可是地没带回来，人多地少，怎么办呢？咱们就组织人力常年积肥，粪多了，庄稼就长得壮，产量提高了，人多地少问题解决了，大家的生活也改善了。现在可以说我们队没有困难户了。好多社员在银行有存款，最多的存了一两千块，真是丰衣足食啦。生产队哪，和过去也大不相同啦，底垫很厚实。现在是胶皮车九台，花轱辘车五台，马和骡子十九匹，毛驴子五匹，耕牛和荒牛十八头，暖窑六十丈。从一九六一年到现在，每年超额卖余粮不下十几万斤，前年又支援兄弟队种子两三千斤。关于由穷变富的经过我就谈到这儿，下边我再谈点别的。

依靠贫下中农战胜困难

一九六二年春天，拖拉机给我们打耢的时候，我就病了，没到地里去。这两台拖拉机干了一个晚上，还加上个半天，“消”了四百多亩地。等我到地一看，可糟了，满地是大坷垃，大的小盆大，小的拳头大，棒硬棒硬的都麻肉皮子，连牲口都不往里走。哎呀，你说这地可怎么种呢？就这节骨眼上富队有些人说了：“四队这个‘穷汉子队’好啊，可好到头啦，我叫你种地，就这四百亩的大坷垃，你一春也打不完哪。”我听了这话，也懵头了，我蹲在地头上掉眼泪。可我又一想，见困难就低头叫什么共产党员？还得想办法。社员们到地里一看，也都长吁短叹的，有的社员就埋怨我没负到责任。我回家吃饭，我老婆也叨咕：“一年三百六十天，你三百天在队里住，还受着埋怨，你扯这个干什么？”我说这不对，群众埋怨，那就是批评我，我应该接受批评。我得去召开贫下中农会，承认错误，然后再和大家研究办法。过去依靠贫下中农把社办起来了，现在有了这个困难，还得依靠贫下中农解决，贫下中农是我的老师。会开上了，我也检讨了，社员说：“行啦，埋怨也不顶什么，再说也不能怪他一个人，咱们当社员的也是没有当好这个家呀，还是大家想想办法吧。”会上，大家决定不种高粱了，种高粱牲口进不去，种苞米吧，

种苞米可以用镐头刨掩。那么没有底粪怎么办呢？说起来咱们老贫农可真是“真心保国”呀，我到各户去一说，社员都把种自留地的粪投出来了，还是那句话：“先集体，后个人，为了集体，没说的，投！”我这样一“齐兑”，每垧地能摊六十堆粪，抓“把粪”是足够的啦。这时候，拖拉机站的领导同志也来了，说：“老贾呀，翻地时间没找好，拖拉机手也是个新手，没经验，把你们的地给压潮了，这也怨我没负到责任，得好好检讨。可有一样，这四百多亩地要是撂荒喽，这坏影响可就大啦，将来咱们公社就谁也不要拖拉机翻地啦。”我一琢磨真是这么回事，这不光是我们的问题，要影响到别处去，给党造成损害。越往深里想越着急，烧起了满嘴大泡，脸上象喷火似的发烧。我白天黑夜琢磨这地到底怎么个种法，有时候一天两三个会和社员研究，拜老农为师，最后总算找出几条办法。

要种地了，牲口不进地，我们就搁人挑粪，搁人拉粪，六十多人拉五台车，我们两个队长带头驾辕，三天工夫拉了两千多堆粪。种子下土了，净大坷垃，没宣土盖，我们就一边把大坷垃搬到垄沟里，一边用手搓土盖种，还到别处去挖潮土，用手搓碎了培掩。全队二百多个劳动力，苦干了七八天，手都搓破了，到底把这四百多亩“坷垃地”种完了。等小苗一出来，大家可高兴喽，那小苗是刷齐呀，我数了一下，一千四百垧就缺两

棵苗，小苗顶风往上拔，真是稀罕人。什么事不是讲“一分为二”吗，拖拉机虽说把地压潮了，出了大坷垃，可是那玩艺儿翻的深，能保持水分，再加上我们用手搓土培墒，种的细，嚒，这四百多亩地到秋可“火龙”喽，平均亩产六百八十多斤。得到了公社和大队的表扬不说，还把拖拉机威信提高了。有些老农说：“咱们还得用拖拉机翻地，那玩艺是个好东西。”

总的说来，我们这个“穷汉子队”，从办社以来，是一个胜利接着一个胜利。十年当中，年年出全苗，从来没有因为缺苗毁过地，也没有大片补种过。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十年不毁地呢？这和别的方面一样，发动群众，依靠群众，把思想工作放在首位。我们每年在春耕以前，就反复向社员讲清保全苗的重要性，使新老社员都认识到提高了春播质量，保证了全苗是每个人的光荣。思想工作跟不上，群众没发动起来，你就是有十个队长去检查质量也是白扯。我们所有的工作，都是在做以前，先做思想动员，把党的政策向群众交代明白了，使社员心中有数，认识提高了，什么事都好办了。那么光做思想工作够不够呢？不够，还得把人力组织好，有个组织保证。我们是把老手、新手，技术高的、技术低的，工作责任心强的和差点的搭配开。扶犁、点种、滤粪、踩格子、压碾子这五大硬手，按每个人的情况，组成小组，把一片地包给他们，负责到底，一直到小苗出

来。镪地也是这样，从镪头遍开始，就包给他们几个人，一直到镪完。我们每年种完地以后，天天有人到自己那片地里去看出苗情况。社员的思想认识提高了，再加上有个组织，包干负责，这你当队长的就要相信群众了，就不必天天到处乱跑去检查质量了。

不能净“支嘴” 要拣重活干

要想当好一个生产队长，就得事事带头，不怕苦，不怕累，别人不爱干的，我去干，哪里有困难，就到哪里去打头阵。这样说话硬气，社员信服。反过来呢？人家社员就好说你净“支嘴”不干事啦。我们队种了六十多亩地的菜园子，到阴历二月前后，就得浇菠菜，暖床也要用水。咱们菜地里有眼大井，两丈多深，因为年头多了，井底有三尺多深的淤泥，井里的水，几柳罐就打光了。技术员说：“老贾啊，你看咱是不是把这眼井淘一淘？”我说：“淘吧。”井台上搭好了架子，淘井那天社员都要下去，我搁心里一核计，二月份正是穿棉衣的时候，小北风刮的透心凉，叫社员下去，要冰个好歹的怎么办？再说，井下楞木已经歪斜，井框还有塌下来的危险。万一弄出点“闪错”来，我这个当队长的可怎么交代？我说：“你们都别下啦，我下去。”社员都拦着我，说：“老贾，你岁数大了，下去凉啊！”我说：“不怕，我下去凉，你们下去不也是凉吗？”我说着话

就坐上柳罐斗子下去了。因为没下过井，一到井底我就“懵瞪子”了，黑古隆咚的井底，稀泥没大腿深，我当时想：这是我下来啦，要是社员下来，我哪知道这样情况呢？不一会儿，就冻得我浑身打战战，两条腿冰的“生疼”。这时候，我又想起了在旧社会，叫地主拿马鞭子蘸凉水往我身上抽的滋味，现在怎么凉，也比那滋味好受，再说现在是为国家、为集体、为永远不受地主的气，凉点怕什么：“来吧，同志们！”我就甩开膀子往上捞泥，井上的社员就往上拔。淘了不到一个钟头，淘上来的稀泥和碎砖头，足拉了一胶皮车，这时候我的下半截身子麻木了，就听上边有人喊：“老贾你快上来吧，别冻坏了你，我们下去换换吧。”我说：“行啦，可我一个人在井里干吧。”我又坚持把淤泥淘净才拉倒，赶社员把我拔上来，我这两条腿都站不住啦，社员们驾着我的膀子，把我搀家去啦。打那以后，我就落下了个毛病，一赶上雨阴天，就满身起大疙瘩。可是我心里痛快，社员们打那以后，不管有什么重活，都抢着去干。所以我认为，有累活，队长带头多干点，对社员就是有好影响啊！

把心劲用在集体上

生产队长是队里的头行人，对待队里的事情，得实心实意的，把心劲都用在集体上，才能把生产队搞

好。一年十二个月，我总有九个月在队里住，逢年过节，秋天打场，我都到队里去看摊。一九六四年春天，有一天晚上，我在大队开支部会，会开到十点多钟才散。我出屋一看，天阴得象扣口大黑锅似的，那风刮得叫人站不住脚。我正想往家走，忽然想起生产队院里的仓子，还装着一万六千多斤硫铵，这是今年生产的“老本”呀，这要叫风把仓盖给揭了，再灌点雨进去，硫铵就全完了。我急忙走到生产队，把饲养员董连恩和保管员蔡玉峰都召唤起来，告诉他们：

“今晚风挺大，后半夜可能有小雨，你们可得勤点起来，到外头看看，别把硫铵淋了。”他俩说：“你放心回家吧老贾，你老婆也没在家，我们一会儿就起来喂牲口，保证没事。”他们俩硬把我支使走了。我一面往家走，一面核计：今晚风这么大，队里这一仓子硫铵真要揭了盖可就坏了，不回家里睡吧，老婆又串门去了，家里就剩下个八十六岁的老母亲和两个孩子，老的老，小的小，真把我难住了。可我又一核计，还是队里的事情重要，我就急忙回家告诉我妈说：“今晚风挺大的，气象台报告说：今晚可能还要下雨，我得到生产队去住。”我妈说：“到队里住什么，你媳妇也不在家，晚上孩子要起来叫唤，我也不能照料他们。”我说：“生产队有一仓子硫铵，要是揭了盖可就坏了。”我妈又说：“风刮的吓人，我看咱们家的房子也玄乎。”我说：

“咱们家的房子不要紧，你把门插上睡觉吧。”我回到生产队，躺下不一会儿，就听雨点打在窗户纸上叭噠叭噠直响，我说不好，起来到外边一看，妥了，仓子盖上的草苫子叫风给揭开了。我赶紧回屋里把他们召唤起来，天又黑，风又大，我们这几个人，盖的盖，压的压，好歹才算把硫铍仓子压住了。回到屋里，蔡玉峰一面擦汗一面说：“董连恩哪，咱俩今晚都撵老贾回家存，幸亏他回来了，他要不回来，今晚上这一万六千斤硫铍算全报销了，这损失就大啦！”

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社员陈会昌就来了，他一看见我就说：“哎呀，老贾，你还在这儿睡呢，你家房盖昨晚叫风给揭了一大扇。”我刚听着也是一楞，可我一想队里的硫铍保住了，我说：“揭就揭了吧，有工夫再苦苦。”我回到家里，我妈直数叨我，我老婆串门回来也直生气，说：“这回修理房子又得个百八十元的。”我说：“咱家的房子揭了是小事，生产队的一万六千多斤硫铍要是损失了，可就不好办啦！那是大家的财产。”我老婆一听生产队的硫铍保住了，也就不再嘀咕啦。

我再谈谈对于自留地的问题。我当了十年队长，我家里的自留地都是我老婆和孩子莳弄的。我总这样想：集体生产搞好了，对国家对个人都有利，光顾着你这块自留地，集体生产搞不好，到秋收分配了，一看人家别